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陳致虛學案

CHENZHIXUXUEAN



何建明 著

齊魯書社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陳致虛學案

何建明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陳致虛學案／何建明著．—濟南：齊魯書社，2011.9
ISBN 978-7-5333-2520-6

I. ①陳… II. ①何… III. ①陳致虛(1290~?)
—人物研究 IV. ①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55535 號

陳致虛學案

何建明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1230 / 32

印 張 11.5

插 頁 3

字 數 268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20-6

定 價 38.00 圓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強 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總序

金代中期，王嚳（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官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嚮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覬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窪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

一領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2001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Paul R. Katz)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2005年,鄭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儘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總序	1
陳致虛的生平、著述及思想	1
一、陳致虛的生平與師承	1
二、陳致虛的傳授與影響	21
三、陳致虛的主要著述	60
四、陳致虛的金丹之道思想	71
五、陳致虛年譜簡編	103
《上陽子金丹大要》校注	106
校勘注釋說明	106
明素蟾天琮序	108
歐陽天璣序	110
虛無卷第一	111
上藥卷第二	134
妙用卷第三	148
須知卷第四	170
積功卷第五	187



陳致虛學案

累行卷第六	218
發真問答卷第七	271
圖像歸源卷第八	295
越格卷第九	325
超宗卷第十	335
附錄	348
《藏外道書》甲本《金丹正理大全序》	348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玄膚論緣起》	349
碧梧山莊影印本《金丹大要序》(陳致虛)	349
碧梧山莊影印本《圖說》	352
陳致虛研究論著目錄	359



陳致虛的生平、著述及思想

一、陳致虛的生平與師承

陳致虛(1290 ~ ?), 號觀吾, 又號上陽子, 或稱紫霄絳宮上陽子。原籍江右廬陵, 即今江西的吉安。可是, 在現存的吉安地方志文獻中, 並沒有找到有關他的資料, 倒是在貴州的《遵義府志》中發現了有關他的一些記載。道光《遵義府志》卷三八《方伎》載: “陳致虛, 號觀吾, 一號紫霄上陽子, 嘗從緣督真人趙友欽受金丹妙道。遍遊夜郎, 至思唐, 與宣慰弟至陽子田琦, 煉丹於萬聖山巖室中, 後皆仙去。”該志編者按稱: “致虛撰《參同契分章註》三卷, 題名稱‘廬陵上陽子’, 知致虛廬陵人也。又著《金丹大要》十卷, 門人歐陽天璣於至元乙亥撰序刊行, 又門人明天琮序云: ‘乙亥夏五, 遇我師紫霄降宮上陽真人於方壺天中, 淪茗焚香, 共談丹道。’則致虛為元人無疑, 《通志》編為唐人, 誤。”

今人周治博士通過對陳致虛生平事跡的考訂, 認為陳致虛在天曆己巳年(1329 年)師從趙友欽之前, 就已經在家鄉廬陵的東山紫霄觀出家為道士, 甚至認為陳致虛之所以離開廬陵而到湖南的

衡陽修道，可能是因為紫霄觀遭火毀後不得已而為之，而這一因素正好促成了他在遊訪衡陽時得遇恩師趙友欽。^①

《遵義府志》中提到了陳致虛所受的金丹妙道主要來源於緣督真人趙友欽。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②中記載：

姓趙，諱友欽，字緣督，饒郡人也，為趙宗子。幼遭劫火，蚤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通。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之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行於世。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六月十八日生。

己巳，即1329年。雍正《敕修浙江通志》卷二百一《仙釋四》對趙緣督有如下記載：

趙友欽。宋濂《革象新書序》：鄱陽人，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世因其自號為緣督先生。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修眉方瞳者，索酒飲，異而即之，相與談玄頗久，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問姓名，曰吾扶風石得之也。自是往來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復棄去。乘青驪往來衡、婺山水間，旅中之費未嘗乏絕，竟不知為何術。倦遊而休，泊然而化，葬於龍游之鷄鳴山。《名勝志》：緣督著有《仙佛同源》、《金丹正理》、《盟天錄》諸篇。今所存者，《革象新書》而已。

另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仙釋三》也有關於趙緣督的記

① 參見周治《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第6～11頁。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

② 見《道藏》第24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本書所引《道藏》資料除特別注明外，皆據此版本。



載：

趙緣督，德興人，宋宗室子。少習天官遁甲。一日於芝山酒肆，逢修眉方瞳者，索酒酣飲，出丹書授之別去。問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自是遊東南海山，注《周易》數萬言，傳文懿獨推許之。嘗乘青驪往來饒、信、衢、婺間，旅費自給，所止多在隴邱。宋濂、劉基咸與之遊，洪武初坐化，葬龍游鷄鳴山後。所著有《仙佛同源》、《金丹正理》、《盟天錄》諸篇。今所存者，《革象新書》而已。（原注：《名勝志》）

以上各處所載，基本相同，看得出，陳致虛所師承的趙緣督真人，並非平常之輩，不僅學有所承，而且精通《周易》和星占諸學，在佛教與道教的關係問題上，主張仙佛同源之論。《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觀水得道》中就說道：

我師趙真人從大滌山修行，來授我以金丹之道，并合天河逆流之說，吾乃今而所以知爲學之有未至者也。

陳致虛在《上陽子金丹大要虛無卷之二·道德經序》中又說道，他是在40歲時得到趙友欽的傳授與點撥而得悟金丹大道的，這一年對於陳致虛來說，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他真正開始進入從師學道的歷程。該序說：

我師緣督真人，受鍾、呂、王、馬之旨，南嶽一面，悉拜其授。致虛年甫四十，雖居林下，癖嗜詩書，嘗謂寂滅虛無，其說杳冥濟誥，蒙師一指，芒刺脫然，眼下便見，方知脚跟元踏實地。猶如空中浮雲忽散，寶月圓明，並得所解《道德經》，焚香啓視，至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早是性命雙題，愈覺渾身是汗。坐對老子坐，行共老子行。佛祖在脚跟底立，似三界中我的最尊。超然有何生死？則三清劍，五嶽冠，有與無，物與覯，朱裏



陳致虛學案

汞，水中銀，日烏月兔，雌雄黑白，以至金剛浮幢，燈籠佛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百尺竿，西江水，竹麻荏葦，棒喝照用，恒河沙量佛法，莫不皆是見了，悟了。

後來，陳致虛在所著《金丹大要》等著作中，多次提到他與趙緣督之間的這一段重要因緣。趙緣督是他求道的第一位名師，更是他能够真正進入神仙之道大門的引領者和決定性人物。所以，他在許多場合，總是念念不忘趙緣督的指引與傳授。《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誌》中提到趙友欽在“己巳之秋”寓居衡陽之時，“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己巳，即 1329 年，時陳致虛“年甫四十”，照此推算，陳致虛當生於 1290 年。^①

在陳致虛看來，學習丹道，是不能無師自通的。這其實也是內丹之道的傳統。“性可自見，但命得師傳。”除了至人，絕大多數的中下之士，都需要有真師傳授，纔能真正進入金丹修道之大門。正如陳致虛的弟子明天琮在《金丹大要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

金丹之學，近代自紫清白真人返佩帝鄉，世無真師，傳多失實。談性者，非流於狂蕩，則滯於空寂；論命者，非執於有作，則失於無爲。根器高而利者，不遇師傳，惟只求之方冊，自證，自是，自滿，自足，自謂一聞百會，眼空四海，已與鍾呂並駕，寧肯謙抑而師問哉？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自執，自守，自謂休心歇妄，枯坐無爲，即道在其中矣，奚暇多事而更叩人哉？是非海闊，人我山高，毒藥入心，黥

① 周冶博士的學位論文對此有過推算，見周冶《上陽子陳致虛生平及思想研究》，第 5 頁。

墨透骨。世無拔山竭海之力，又無補黥去毒之方。莫之能救，可勝嘆哉！

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等著作中，也反復強調，修煉金丹大道，非遇真師，直指密訓，是不可以暗自猜測的。如《金丹大要上藥卷之三·精氣神說上》：

我師緣督子曰：“何者為性命？人之一身至精至粹，至尊至貴，莫越精氣神三者。舉世罕能達此。”《黃庭經》云：“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廣成子授黃帝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黃帝以之而修煉，後於鼎湖上昇。自後，言修煉之道為黃老術，抑愚矣！此乃金丹之大道也，不可謂術。世唯此事最大，人人可以修煉而成仙作佛也。

陳致虛在《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序》中又說道：

道之不行者有三焉：上根法器者，不遇真師，遂入空寂狂蕩，一也；中庸之士，愚執無師，謬妄猜意，二也；下士愚人，逐波隨流，不信有道，三也。如葉文叔、袁公輔輩，臆度妄注，却引仙經古語證之，竟至玉石不分，果有何益？

除了趙緣督，對陳致虛丹道思想產生重要影響的，還有青城老仙。陳致虛在《金丹大要累行卷之十二·與復陽子歐陽玉田、全陽子周草窗》中說，他所得真傳的金丹之道，在趙緣督之前已有三十七傳，此外，從趙緣督得到金丹之道後，他又到青城山得到青城老仙的密授與指點。這也是決定他的金丹大要不完全等同於趙緣督甚至超越於趙緣督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與陳致虛同出於趙緣督之門的張性初拜師於陳致虛的故事。《與西陽子張性初》提到，張性初曾得趙緣督之真傳，陳致虛曾親聞趙緣督對他講過“潯陽張性初者，吾以玄祕授之矣”的話。可是，六

年之後，張性初一直照趙緣督所授而修行不怠，而陳致虛又接受了青城老仙的金丹祕旨，當陳致虛路過九江去拜訪這位大師兄時，傾談之下，張性初發現陳致虛已經不僅僅是同門師弟，而是超過師門儼然為一代神仙道教之宗師了，因而求道心切的張性初不得不再拜本是同門師弟的陳致虛為師。這說明陳致虛探求神仙之道，並不拘泥於某一家之法，而是能够博採衆家之長而自成一家。這也正是陳致虛在道教歷史上之所以能够融合南北兩派而推進全真道實現歷史性發展的重要原因。

陳致虛在《上陽子註悟真篇序》中又說到他《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的來源：

致虛首聞趙老師之旨，未敢自足；後遇青城老仙之祕，方知陰陽造化順則人逆則仙之理，無復更議。至如象月出庚，陽生火候之奧，青城之訓為最的而易行，今不敢祕，乃《悟真篇》每章之下出數語者，則薛、陸所藏餘蘊，更為申之，使後來人不迷於疑網。

談到陳致虛在青城山偶遇青城老仙而得到密授的故實，很容易讓人想起金丹南宗的創始人張伯端當年也是在成都得到一老仙的指點並得授金丹之道的事。當然，這位傳授張伯端金丹之道的老仙，後來據說是劉海蟾。而陳致虛所遇青城老仙到底是誰，至今仍然是個謎。已故內丹學家王沐先生曾說：“此青城老仙迷離惝怳，恐亦為託名。”^①周治博士不同意此說，認為這個青城老仙，就是劉谷雲。他指出，在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仙派》中《鍾呂二仙慶誕儀》的拜請名單之最後，緊接“緣督趙真人”之後為“谷雲劉真

① 王沐《內丹養生功法指要》，第66頁。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

人”，而《道藏》本中的《鍾呂二仙慶誕儀》更標明“度師緣督趙真人”和“度師谷雲劉真人”，由此可知趙緣督和劉谷雲都是陳致虛的度師，且劉谷雲授道在趙友欽之後。“通覽陳致虛的所有著述，所提及的授業師父只有趙友欽和青城至人，因此，可以斷定青城至人即是劉谷雲。但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也僅僅如此。”這一考證與推斷，基本上是合理的。

當然，問題不在於要弄清楚青城老仙或青城至人到底是誰，關鍵要看陳致虛從青城老仙那裏得到什麼真傳。陳致虛從緣督子趙友欽那裏得到的，主要是鍾、呂、王、馬一系所傳承的《周易參同契》之學，如其所言：“紫陽《悟真篇》、緣督子《金丹難問》等書，皆祖《參同》也。”^①金丹南宗和北方的全真道，其實都是繼承和發揚光大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和鍾離權、呂洞賓的內丹學性命雙修傳統的，所不同的是，金丹南宗的張伯端著《悟真篇》，更強調先命後性，而王重陽、馬丹陽一系的北方全真道，更強調先性後命。重要的是，同出於魏伯陽和鍾呂之學，陳致虛正是通過趙友欽和青城老仙接續了下來。而陳致虛接續張伯端的《悟真篇》思想傳統，更主要的可能是從青城老仙那裏得來。這主要表現在他注《悟真篇》時經常提到青城老仙，而未曾提及趙友欽（緣督子）。他在《上陽子註悟真篇序》中一直強調他之所以注解發揮《悟真篇》，正是要接續青城老仙所傳承的這一道統。他說：

世之信道而行者，鮮而復鮮。金丹之道，未有若此《悟真篇》之親且切矣。上有純陽、海蟾之面授也，我重陽、丹陽諸老仙之語，亦與是合。況杏林、道光、泥丸、紫清，代相授受，皆以

① 陳致虛《周易參同契分章註·三聖前識章第十三》。